

唐伯虎月夜梅花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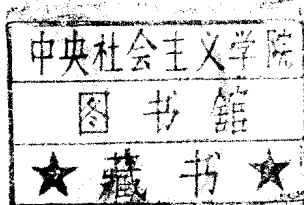
I 247.5
123

65832

唐伯虎月夜梅花夢



200300815



江苏人民出版社

唐伯虎月夜梅花梦

本社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20,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数317,301—331,900册

书号: 10100·753 定价: 1.00元

责任编辑 王远鸿

编者的话

三年来，《垦春泥》月刊上发表了一二百篇中外古今、各种题材的故事，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他们纷纷来信要求，把那些喜闻乐见的故事印成专辑，以利广泛流传，同时又可供广大故事员采用。为此，我们选了四个历史题材的中篇故事，辑录成书，以饕群众。

这四个中篇故事，程度不同地贯彻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它们歌颂了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赞美了刚正不阿的人物和助人为乐的思想，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欺压人民、为非作歹的种种罪恶。作品构思巧妙，情节生动，文笔优美，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

0.7.2

目 录

碧血恋歌.....	柳 闻	1
唐伯虎月夜梅花梦.....	柳 闻	48
沈万三传说.....	王崇辉 吴福林	91
包青天传奇.....	张棣华	124

碧血恋歌

柳 闻

一、谭绍光深宵闻警

李明玉荒郊遇险

公元一八六三年的一个冬夜，月色朦胧，寒气袭人。古老的苏州城内几乎听不到一丝声息，看不到一线灯光，只有城东北的慕王府是个例外：五进深的大院里灯光通明，承宣^(注)出出进进，卫兵挺着矛握着刀警卫森严。自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奉天王诏旨率师北征后，这里便成了保卫苏州的城防司令部，众多的军情向这里汇拢，无数的军令从这里下达。

慕王谭绍光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魁伟，宽额角，红脸膛，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烁着炯炯的光采。由于连日作战，睡眠不足，他的眼角起了一道道血丝，神情略显憔悴。他早先是广西桂平县的一个乡村木匠，手艺好，终年为大户人家起屋造楼，累死累活，也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洪秀全在金田村起义时，他扔下木工家什，带了一把斧子投奔了太

(注) 承宣是太平军内的职称，类似今天的参谋。



平军。他作战勇敢，几年时间由伍卒提升至天将。太平军东征，克无锡、下苏州，他当先锋，建了首功。长期

的战争锻炼，使他成长为智勇双全的指挥员。因此，李秀成才把保卫苏州的重任交给了他。

一年多来，他率领南线的太平军和李鸿章指挥的中外联合武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曾经在常熟、太仓、昆山、吴江等城镇给敌人以重创。但由于敌众我寡，在火器上又处于劣势，敌军终于包围苏州城，孤城危在旦夕了。严重的局势已使他好几日没有安然落枕。这时他站在军机楼上临窗的大桌子前，擎着烛台观看着摊在桌面前的苏城轮廓图，苦苦思虑着破敌的对策。

正在这时，女营军帅李明玉走了进来。李明玉是忠王李秀成的堂妹，二十四、五岁年纪，身材匀称，体态健美，一张鹅蛋脸，一笑就显出两个靥，柳条眉下是一双又大又亮的杏眼，高挺的鼻梁，再配上一身戎装，更显得妩媚矫健。但别看她外表文文静静，却有着一身好武艺，行军作战时有股

泼辣顽强的作风。李秀成北征时把她留下来协助慕王守城。她体贴地说：“慕王，你已经几天没有好好歇息了，虽说军务繁忙，可总不能这样下去！”

慕王淡淡地笑了笑：“从小苦熬惯了的，没事。你从营里回来吗？听到些什么议论？”

“营内粮食已经不多了，我刚查点过，至多只能应付四、五天了。”

“其它各军呢？都没粮食了吗？”

“不！据我所知，纳王郅永宽和康王汪安钧等人的营里还有不少存粮。”李明玉说到这里脸色气得发红，“作战，他们缩在后面，可打粮却抢在头里，连小户人家的粮食都给他们抢去了。今天，我去和纳王商量调济些粮食，他一口回绝。我真不知他是什么样的心肝！”

提到纳王和康王，谭绍光的脸色变得极其严峻。半个月前，清军刚进到外跨塘一线，慕王便命令他们趁敌人立脚未稳发起攻击，可他们却贪生怕死，只是虚张声势地呐喊了一阵，便退回城内，致使敌人顺利地逼近了城下。几天前，敌人向娄门外石垒发起第一次攻击，慕王率部反击，命令他们出葑门迂回敌后，他们又按兵不动。想到这里，慕王恨恨地拍了一下桌子，“哼！天国的大事全坏在这帮家伙的手里了！”

李明玉忧心忡忡地说：“慕王，有句话我很早就想讲了。我看近日来纳王和康王的所作所为，明显对天国生了异心，咱们得尽早采取措施呀！”

“是啊！”慕王点了点头，叹了口气，“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天国的官制是诸王互不统属。虽然忠王临走时将苏州的指挥权交给了我，但实际上他们哪一次认真执行过我的将令呀！这时候，我如果对他们采取措施，只怕更糟！”

“你是怕他们铤而走险，投降清妖？”

“很有可能。”慕王点了点头说。

正说到这儿，左营军帅谭铁虎上楼报道：“禀父王，铁虎在葭门外巡逻，拿获奸细一名。此人十分刁顽，说是一定要面见父王，才肯吐露真情。”

“既然如此，将他押上来，待我亲自审问。”

铁虎应声下楼，不一会，便押着一个须发半白，腰背微驼的老人走了上来。老人一见慕王，突然趋前一步，噗的跪了下来，老泪纵横地说：“慕王，我可见到你啦！”

慕王愣住了。

老人又说：“慕王，你不认识我啦！我叫孙厚义啊！青浦城内西街上的老铁匠。两年前，千岁率领天军打下青浦，亲自给小老送来一袋米，救了我全家。后来，我还给天军打造过铜炮。”

“啊！是你老人家！”慕王想起来了，“你的儿子孙福来参加了天军，如今在忠王营里任铁匠衙指挥。”慕王一面说，一面搬过椅子让老人坐下，“厚义大伯，你这是怎么啦？竟让我们的弟兄当奸细抓来？”

“一言难尽啊！”孙厚义抹了一下泪水，“慕王，自从天军撤退后，清妖和洋鬼占领了我们那儿，咱穷人算是又进了

地狱。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十室九空，家家披麻带孝。清妖知道福来参加了太平军，对我们一家更是狠毒。福来媳妇给活活糟踏死了……”老人说不下去了，呜咽了好一会才接着说：“那一天，我正好不在家，才留下了一条命。我琢磨着只有投奔太平军才能报这份血仇，就连夜逃出县城找你们，可谁知半路上又让清妖抓了伏，几次想逃都没能成功。”

“这么说，你是刚从清妖营里逃出来的？”

“是啊！慕王，今天晚上我不能不逃啦！”说到这里，老人轻声说：“慕王，天军内出了叛贼哪，我今天傍黑亲眼看见的，你们得赶紧提防呀！”

“啊！”慕王不由得一惊，“厚义大伯，你说得详细些，究竟怎么回事？”

“是这样，我被抓伏后一直在清妖程学启的营里养马。今天傍黑，我正在河边饮马，忽然看见从城里方向来了一队人马，大约有一、二十人，穿的是天军号衣，我奇怪，便留神看了一下，认出为首的一个王爷，我在青浦城里见过他，只是说不上他的名字。那个王爷进了程学启的大帐，在里面耽了有一顿饭的功夫才出来。程学启还亲自送到大帐门口。我琢磨十有八九是来和清妖勾搭的……”

“厚义大伯，你看清那个王爷模样了没有？”

“看清了，高高的个，长马脸，脸色黑苍苍，连鬓胡子，神情挺凶恶……”

“是他？！”慕王霍地站了起来，在屋里转来转去。然后他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叫铁虎先去安排孙厚义。

孙厚义描述的那个人正是康王汪安鈞。李明玉气得浑身瑟瑟发抖：“慕王，别犹豫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马上把他抓起来吧！”

慕王摇了摇头，“明玉，事情不那么简单呀！汪安鈞不会不作防备，未必就能手到擒拿。就算抓住了，咱们拿不出他投敌的证据，如何处置他呢？而且我隐隐觉得幕后指挥的却是郅永宽，抓汪安鈞会打草惊蛇。”

这时一名承宣匆匆进来，向慕王轻声汇报说，二更时分汪安鈞悄悄溜进了纳王府。不久，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天将范起发、张大洲等人也悄悄到了纳王府，约有一个更次才分头离去。

李明玉惊叫了一声，拔出佩刀：“慕王！顾不了许多啦，快下将令吧！”

慕王心里也象着了火一样，但下不了这个决心啊！叛徒们的部下全是两湖赣浙一带的弟兄，有着狭隘的乡土观念。在拿不出叛徒们确凿的投敌证据前，贸然动手，叛徒们就会煽动他们抵抗，顷刻间自相残杀。清军趁机攻城，便将城陷人亡。想到这里，他终于克制了强烈的冲动，冷静地说：“明玉，一着不慎就会贻误大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这么干！”

“可要是叛徒们抢先动手呢？”

“我料想他们暂时还没这个胆量！”慕王说完，叫来了承宣，火速发布了几项命令：一、加强各城门的警戒，凡重

要的城门全部换上自己手下的队伍；二、立即将驻守在城西的高天将、谢天将的弟兄撤进城内，监视叛徒们的动静；三、全军弟兄整装待命，作好应急准备。承宣们奉命出发后，他走到李明玉的面前说：“明玉，有一件事非你去办不可。”

李明玉心头一热，不等慕王说完，便说：“绍光，不要这么说，有什么事要我去办，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慕王感激地说：“这里的局面只有忠王才有可能挽回。你连夜出城去忠王大营面禀一切，请忠王速速带兵前来。”

“嗯！”李明玉答应了一声，刚走了几步又站住了，不无忧虑地说：“绍光，你可要万事留神哪！”说完，心里一酸，飞快地下了楼。

时间已过了午夜，白蒙蒙的雾气开始凝结成寒霜，沾在枯萎的柳梢枝头。一钩残月已落到了城楼的后面。夜色更加浓重了。李明玉带着两名贴身女亲兵亚妹和锁弟出发了。三骑马象三支离弦的箭，飞快地出城，沿着护城河畔蹿行。

这里目前还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大约相隔二、三里路光景，隐约可见点点灯光，那便是清妖的营盘。白天，这里展开过激战，空气中还带着一丝血腥味。看到这幕情景，李明玉的心头止不住又升起缕缕忧愁：担心苏城的安危，也担心率领数万战士保卫苏州的心上人。

她第一次见到慕王是在七年前的初夏。那时她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女，和女馆的姐妹们在前线救护伤员。在粉碎清妖江南大营的战斗中，一天，几个弟兄抬回一个伤员。他七处负

伤，肋间的刀伤足有半尺长，鲜血染透了征袍，已经昏迷不醒。抬他来的弟兄噙着泪花对她说，好妹妹，你们一定要救活他，他是我们的师帅，一人力劈十二名清妖，负了重伤后还活活掐死了一个带翡翠顶子的妖头。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替他敷药包扎，喂粥汤，洗伤口，寸步不离。在她精心的照料下，他居然活了下来，而且康复得很快。当时他们仅只互相知晓了对方的姓名，没有来得及作更深的了解，便南征北战，天各一方。

四年后，李明玉随着忠王李秀成东征。当时，重新组建的清妖江南大营，在和春和张国梁的统率下固守丹阳，在北门凭河构筑了木栅，死命抵抗。太平军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都受到挫折。战斗正酣，突然，从奔牛方向驰来了一支太平军的骑兵，当先是一匹火红色的赤兔马，马上的将领披着红袍，倒提着一柄开山斧，象一团火球似地滚了过来。他低低地伏在马背上，迎着箭雨，驰近木栅，突然挺直身子，将马缰一拎，赤兔马一声嘶鸣，四蹄腾空，跳过木栅跃入敌阵。两名清将从两侧向他夹击，只见他将开山斧神速地两挥，就把清将们劈下马背。他身后的战士紧随他卷进清军阵地，猛烈砍杀，清军便全线崩溃了。张国梁见势不妙，急忙往城内败退。可是，没容他逃过吊桥，那员猛将已将他劈落护城河中。城楼上的清兵叫声不好，慌忙绞动辘轳，想收起吊桥。猛将又将开山斧两挥，铁索应声而断。他一马当先冲入城门。当时，她正在忠王的帅旗下，亲眼目睹了这幕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之后，慕王作为忠王殿前军的主将，屡克重镇，他

们见面的机会便变得频繁了。

她自己也不明白是从什么时候起对慕王萌发了爱情的种子。是得知慕王的妻子在天京内乱中无辜死去之后吗？是在西征途中强渡漳树河口，她的座船倾覆，慕王从河心把她救起来之后吗？不！也许更早一些。那么，就是在丹阳城下了。当慕王跃马突栅的一刹那，爱情的种子便极其微妙地闯入了少女的心田。

在保卫苏福省^(注)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和慕王几乎天天见面，有时甚至一连几个时辰追随在他的身边。爱情的种子迅速地抽了枝，长了叶，变成了一棵茁壮的树木。只要是闲暇无事，她便会陷入情意缱绻的遐想，甚至出现一种不可抑止的冲动。多少次，她想向慕王倾吐衷肠，可是，话到嘴边又哽住了。战火纷飞，戎马倥偬，天国的大业面临失败的威胁，她不愿在这样的时候用儿女私情去分散他的精力……

正当李明玉想得入神的时候，亚妹指着前方一堵残墙后闪过的一条黑影说：“军帅，你看他鬼鬼祟祟，说不定是奸细。”

“对！抓住他！”李明玉果断地命令：“你们从右边包抄过去，在前面石桥那里截住他的去路，我从左边追过去。”说完，她将马缰绳一拉，猛一叩膝盖，花斑马便泼开四蹄追了上去。驰过一条被战火毁坏的小街，借着微明的星光，她终于又发现了那条黑影。“站住！”她喝了一声，同时抽出了两

（注） 苏福省是太平天国建立的一个行政区，地域北起常州，南至吴江，东至松江太仓，西到宜兴，省会为苏州。

把雪亮的佩刀。

那条黑影见有人追了上来，急忙改变方向，沿着护城河向东逃跑。李明玉凭着娴熟的骑术很快接近了那条黑影。

“站住，再跑我可要放箭了！”

“别……别放箭！”那家伙吓得蜷伏在地上说：“我……我是自己弟兄。”

李明玉的马驰到了他的面前，柳叶钢刀指住了他的面门，厉声问：“既然是自己人，逃什么？”

“我……我怕死，想开溜！”那人结结巴巴地回答，接着噗通一声跪倒在李明玉的面前：“好兄弟，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那人一口的湖南话引起了李明玉的怀疑，不由得朝他仔细地打量了一眼，只见此人生得獐头鼠目，身材瘦小，活象一头猿猴。啊！那不是纳王郃永宽的心腹，绰号叫弼马温的郃四吗？这家伙是郃永宽的侄儿，深夜到此，十有八九和叛乱阴谋有关，抓住了他就算是掌握了郃永宽的罪证。想到这里，她冷笑了一声：“好一个自己弟兄，快说实话，郃永宽深夜派你出来干什么？若有半句谎言，当心你的狗命！”“是！我……我说实话！”郃四也认出了眼前是全军赫赫有名的女英雄，心里止不住七上八下，但同时也看清了李明玉身后没有人跟着，又暗暗咬了咬牙。“回忠王妹，郃永宽派我出来是……是……”趁李明玉一个不防，他突然一个懒驴打滚，避开了李明玉的刀尖，接着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从腰里拔出匕首，朝李明玉扑了过来。



李明玉一惊，急忙侧身让过，起右刀架住匕首，同时用左刀朝郜四砍去。郜四跳开一步，闪到了李明玉的左面。李明玉转身又是“刷”的一刀，郜四噗的一声又跳到了李明玉的右面。两个人马前马后马左马右地转着。李明玉刀法娴熟，嗖嗖嗖，舞得象秋风扫落叶，可郜四不愧为弼马温，步法灵活，滑得象只猿猴，加上李明玉一心要活捉他，所以斗了十几个回合仍然胜负难分。就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刻，突然花斑马“呖”的一声嘶鸣，后腿一跳，接着又是一个前桩，笔直地立了起来。李明玉坐不稳，一仰身从马背上摔了下

来。郃四喊声好，一个箭步窜上来，匕首寒光一闪，恶狠狠地朝李明玉的胸口刺来。

就在李明玉眼看要遇害的时候，突然从斜刺里窜过来一条人影，他大喝一声住手，呼的一声向郃四横扫一剑，不偏不倚，恰好击中郃四手中的匕首，咣的一声响，匕首被击出几丈远。郃四啊的一声惊叫，不敢恋战，一阵风似地逃走了。那人顾不上追赶，急忙从地上扶起李明玉，关切地说：“忠王妹，你受惊啦！”

李明玉确实惊出了一身冷汗，但当她认出搭救她的人时，却又显得有些尴尬：“孔天将，是你？”

“是我呀！”天将孔有为带着过份的殷勤说道：“我刚好查哨路过这里，远远看见你和奸细交手，便急忙赶来，谁知还是来晚了一步。忠王妹，你该没有负伤吧？来，我扶你上马！”说着，他拉过了花斑马，打算扶李明玉跨上去。

“谢谢你，用不着。”李明玉躲开孔有为，一纵身跃上了马背。孔有为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忽然一把拉住马缰绳，用一种痛苦的语调说道：“明玉，你为什么对我总是这么冷淡呢？为了你，我想得都快发疯了。我孔有为虽算不上什么天国的大英雄，可能文能武，也算个将才，几年来跟随忠王殿下南征北战，也为天国立了不少功劳。是不是你心里已经有了旁人？……”

“孔天将，你胡扯些什么！”李明玉又羞又恼，要不是看在孔有为刚才救过她性命的份上，她真想狠狠地给他一鞭子，“这是什么时候，快放开马缰绳！”